

經

義

雜

記

經義雜記第三

武進學生臧琳玉林

韋昭論奕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爲之
猶賢乎已集解馬融曰爲其無所據樂善生淫慾也則
博奕乃飽食無事之徒所以自遣者有業之人卽不當
爲此況學者乎其足以虛歲月而損神智匪淺三國志
韋昭傳稱蔡穎在東宮性好博奕太子和以爲無益命
曜論之今錄以爲子弟之戒云蓋聞君子恥當年而功
不立疾沒世而名不稱故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是以

古之志士悼年齒之流邁而懼名稱之不立也故勉精厲操晨興夜寐不遑寧息經之以歲月累之以日力若甯越之勤董生之篤漸漬德義之淵棲遲道藝之域且以西伯之聖姬公之才猶有日昃待旦之勞故能隆興周道垂名億載況在臣庶而可以已乎歷觀古今立功名之士皆有累積殊異之迹勞身苦體契闊勤思平居不墮其業窮困不易其素是以卜式立志於耕牧而黃霸受道於圉圉終有榮顯之福以成不朽之名故山甫勤於夙夜而吳漢不離公門豈有游惰哉今世之人多不務經術好翫博奕廢事棄業忘寢與食窮日盡明繼

以脂燭當其臨局交爭雌雄未決專精銳意心勞

文選作神

迷上勞身又作勞神字復

體倦人事曠而不脩賓旅闕而不接雖有

太牢之饌韶夏之樂不暇存也至或賭及衣物徙其易行廉恥之意弛而忿戾之色發然其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所務不過方罫之間勝敵無封爵之賞獲地無兼土之實技非六藝用非經國立身者不階其術徵選者不由其道求之於戰陣則非孫吳之倫也考之於道藝則非孔氏之門也以變詐爲務則非忠信之事也以劫殺爲名則非仁者之意也而空妨日廢業終無補益是何異設木而擊之置石而投之哉且君子之居室也勤身

以致養其在朝也竭命以納忠臨事且猶盱食而何

文選

有暇字今博奕之足耽夫然故孝友之行立貞純之名

彰也

顏氏家訓雜藝論博奕云王肅葛洪陶侃之徒不許目觀手執此並勸篤之志也

如翬斯飛

說文羽部翬大飛也从羽軍聲一曰伊雒而南雒五采皆備曰翬詩曰如翬斯飛臣鉉等曰當从揮省寫本徐錯說文引詩作有翬斯飛九經字樣羽部云翬音輝從軍聲詩曰有翬斯飛案字樣本之說文刊於石壁不容有誤疑徐楚金本爲是然今毛詩皆同大徐本又鄭箋云伊洛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翬此章四如者皆

謂兼隅之正形貌之顯也。鵬者鳥之奇異者也。故以成之焉。則鄭本亦作如鵬。有爲誤字無疑。學者不可以字樣通釋相同。遂謂作有爲是。鼎臣以鵬音如揮。因云當从揮省。不知古音本同。卽揮亦从軍聲也。

釋獸注脫文

後漢書馬融傳注引爾雅。雖卽鼻而長尾。又引郭璞注。以尾塞鼻。下有零陵南康人呼之音。餘建平人呼之音。相贈遺之遺也。又音余救反。皆土俗輕重不同耳。案宋以來本皆無此文。郭注釋獸。每以零陵南康等方土爲證。且注中具有音切。俗人以其非要刪之。古音遂不可

知矣或以此類爲郭氏音義之文恐非

其助上帝寵之

晉出尚書泰誓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孔傳天佑助下民爲立君以政之立師以教之當能助天寵安天下越遠也言已志欲爲民除惡是與否不敢違其志案孟子梁惠王下引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趙注書尚書逸篇也言天生下民爲作君爲作師以助天光寵之也四方善惡皆在已所謂在予一人天下

何敢有越其志者也則孟子所引爲尙書逸篇趙注亦
未言所屬今見於泰誓不知其何本也又首言天生民
而立之君師尙屬開端語下文其助上帝寵之甫言君
師代天治民意古文改寵之爲寵綏合下四方爲句故
改生降爲佑助義以上下配合然刪惟我在三字又改
天下爲子則意氣索然不見武王自任之勇矣且趙注
讀四方有罪無罪爲句與孟子釋書意一人衡行於天
下句正合今以四方屬上亦誤也

或云書詞至武王恥
之止非也趙注亦斷

天下曷敢有
越厥志住

唐試士法

李林甫大唐六典載試士法至詳悉持此以取人可得
力學之士空疏者無僥倖之獲初時吏部員外郎掌天
下貢舉之職開元二十四年敕以爲權輕專令禮部侍
郎一人知貢舉茲錄其正文及原注并附采吏部員外
郎職注以備考可想見有唐取士之式云禮部尙書侍
郎之職掌天下禮儀祠祭燕饗貢舉之政令凡舉試之
制每歲仲冬率與計偕其科有六一曰秀才試方略策
伍條此科取人稍峻貞
觀已後遂絕二曰明經三曰進士四曰明法五曰書六
曰算凡正經有九禮記左氏春秋爲大經毛詩周禮儀
禮爲中經周易尙書公羊春秋穀梁春秋爲小經通二

經者一大一小若兩中經通三經者大小中各一通五
經者大經並通其孝經論語老子並須兼習凡明經先
帖經然後口試并答策取粗有文性者為通舊制諸明
十帖孝經二帖論語八帖老子兼注五帖每帖三言通
六已上然後試策十條通七已上然後口試每經並問大義
十條通六已上并答時務策三道案吏部員外郎職注
云周禮左氏禮記各四條餘經各三條孝經論語其三
條皆錄經文及注意為問其答者須辨明義理然後為
通通十為上上通入為上中通七為上下通六為中上
其通三經者全通為上上通十為上中通九為上下通
八為中上通七及凡進士先帖經然後試雜文及策文
二經通五為不第取華實兼舉策須義理愜當者為通舊例帖一小經并
子兼注通三已上然後試雜文兩道時務策五條開元
二十五年依明經帖一大經通四已上餘如舊案吏部

員外郎職注云若事義有滯詞句不倫者為下其經凡策全通為甲策通四帖通六已上為乙已下為不第

明法試律令取識達義理問無疑滯者為通凡所試律令每部試

十帖策試十條律七條令三條案吏部員外郎職注云粗知綱例未究指歸者為不通全通者為甲通八已上

為乙已下凡明書試說文字林取通訓詁兼會雜體者為不第

為通說文六帖字林四帖兼口試不限條數案吏部員外郎職注云諸試書學生帖試通訖先口試不限

條數疑則問之凡明算試九章海島孫子五曹張邱建並通然後試策

夏侯陽周髀五經綴術緝古取明數造術辨明術理者

為通九章三帖五經等七部各一帖綴術六帖緝古四帖錄大義本條為問案吏部員外郎職注云記遺

三等數讀令情熟試十得九為第其試綴術緝古者綴術七條緝古三條諸及第人並錄奏仍闕送吏部書算

於從九品凡此六科求人之本必取精究理實而升為下敘排

第其有博綜兼學須加甄獎不得限以常科開元二十年勅明

經進士中除所試外明經有兼明五經已上每經帖十

通五已上口問大義十條疏義精通通五已上進士有

兼通一史試策及口問各十條通六已上須加甄獎所
司錄名奏聞其進士唱及第訖具所試雜文及第送中
書門下詳覆其明經口問仍須對同舉其宏文崇文館
人考試其試宏文崇文生自依常式

學生雖同明經進士以其資廕全高試取粗通文義崇宏

生習一大經一小經兩中經者習史記者漢書者東觀
記者三國志者皆須讀文精熟言音典正策試十道取
粗解注義經通六史通三其試時務策者皆須識文太
體不失問目意試五得三皆兼帖孝經論語其十條太

廟齋郎亦試兩經文義粗通然後補授考滿簡試其郊

社齋郎簡試亦如大廟齋郎案吏部員外郎職云應簡齋郎準貢舉例帖試注太

常解申禮部勘責十月內送考功其國子監大成十員
帖論語及一大經及第者奏聞

取明經及第人聰明灼然者試日誦千言并口試仍策
所習業十條通七然後補充各授散官依邑令於學內
習業以通四經爲限其祿俸賜會准非伎術直例給業成者於吏部簡試孝經論語共試
八條餘經各試八條間日一試灼然明練精熟爲通口
試十通九策試十通七爲第所加經者禮記左傳毛詩
周禮各兩階餘經各加一階及第者放選優與處分不
第者三年一簡九年業不成者解退依常選例業未減
年未滿者不得別選及充餘使若經事故應敘日還令
覆上其先及第人欲加經及官人請試經者皆准此

承天寵也

易師九二象承天寵也釋文寵如字鄭云光耀也王肅
作龍云寵也案龍爲古寵字詩蓼蕭爲龍爲光傳龍寵
也箋云爲寵爲光言天子恩澤光耀被及己也左傳昭

十二年夏宋華定來聘通嗣君也享之爲賦蓼蕭弗知
又不荅賦昭子曰必亡寡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宜杜注
詩曰爲寵爲光欲以寵光賓也焦氏易林亦云蓼蕭露
漙君子寵光又詩長發何天之龍傳龍和也箋云龍當
爲寵寵榮名之謂考大戴禮記衛將軍文子引詩作何
天之寵足證箋義有本而俗人議鄭好改經者誤也堂
謹案廣雅釋家語弟子行引詩曰荷天子之龍龍亦當
是古文寵王肅注龍和也不依傳記及詩箋獨用長發
傳者有心與鄭立異也然則此經承天寵也古易當爲
天龍鄭以光耀解之蓋云龍當爲寵後人遂依注改經

如繫辭上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鄭本作至頤云
頤當爲動而衆家本遂皆爲動見釋文王肅訓龍爲寵無
當作寵之文故尙仍原本其實鄭經亦當與王肅同也

劉向校書

文選魏都賦注引風俗通曰按劉向別錄讐校一人讀
書校其上下得繆誤爲校一人持本一人讀書若怨家
相對爲讐案今人校書皆一人校其上下據風俗通知
劉子政用二人對校蓋一人並看兩本恐有漏略故一
人讀書一人持本視聽兩用庶可無失然猶慮有音同
文異者故必一人先校此校與讐之不同然闕一不可

也又張景陽雜詩十首注引風俗通曰劉向爲孝成皇帝典校書籍皆先書竹爲易刊定可繕寫者以上素也今東觀書竹素也此亦當本劉氏別錄西漢無紙故先書於竹簡有誤者用書刀刊削之

釋名釋兵云書刀給書簡策有所刊削之

也及讐校已定則繕寫於縑素此劉氏校書之式例也

直方大

元熊朋來經說云或問坤六二爻辭直方大鄭氏古易云坤爻辭履霜直方含章括囊黃裳元黃協韻故象傳文言皆不釋大字疑大字衍曰坤爻辭皆以第二字爲韻此可貞元吉之類爾曰乾稱大坤稱至乾大生坤廣

生坤何以言大乎六二之爻辭言大六三用六之小象又言大何也曰易中凡言大者皆陽也陰變陽則聖人喜而識之案熊說足却或問之妄矣周易集解直方大載荀爽說云大者陽也二應五五下動之則應陽出直布陽於四方與熊氏義同荀字慈明潁川人與馬融鄭衆康成並傳費氏易有易注十卷可證漢易本有大字鄭庠易古音之言未足據

贈婦往反詩

文選陸士龍爲顧彥先贈婦二首李善曰集亦云爲彥先然此二篇並是婦答而云贈婦誤也案玉臺新詠卷

三作陸雲爲顧彥先贈婦往反四首第一首是贈婦弟
二是婦荅弟三是贈婦弟四是婦荅故題曰贈婦往反
今昭明但選婦荅二首而刪題中往反字故呂洵李善
皆以爲誤今錄其贈婦二首讀選者可爽然矣其一云
我在三川陽子居五湖陰山海一何曠譬彼飛與沈目
想清惠姿耳存淑媚音獨寐多遠念寤言撫空衿彼美
同懷子非爾誰爲心其二云翩翩飛蓬征郁郁寒木榮
一作冰遊止固殊性浮沈豈一情隆愛結在昔信誓貫
紮非三靈秉心金石固豈從時俗傾美目誓不顧纖腰徒盈
盈何用結中款仰指北辰星又婦荅雅步擢纖腰當從

新詠作嫋纖腰佳麗良可美新詠作可羨亦是也

荒虛也

釋詁濂虛也釋文濂郭云本或作荒荒亦邱墟之空無
案詩召旻我居圉卒荒箋云荒虛也國中至邊境以此
故盡空虛正義曰荒虛釋詁文某氏曰周禮云野荒民
散則削之唯某氏之本有荒字耳諸家爾雅則無之要
周禮野荒必是虛之義也據此則郭氏所云或作荒者
卽指某氏本鄭康成所據亦同又易泰九二包荒釋文
引鄭注云虛也說文禾部云穠虛無食也是荒之爲虛
古義也

早起

自古聖賢及有志士無不早起蓋早起則心體清明讀書易於領悟爲一切事亦易成就故相士之道觀其早起晏起而成敗可決矣今錄困學紀聞一則以勸晏起者云成湯周公皆坐以待旦康王晚朝宣王晏起則關雎作諷姜后請愆況朝而受業爲士之職書曰夙夜浚明有家孝經言卿大夫之孝引詩云夙夜匪懈言士之孝引詩云夙興夜寐讒鼎之銘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叔向所以戒也三晨晏起一朝科頭管幼安所以懼也在家常早起杜子美所謂質朴古人風者也雞鳴咸盥

櫛問訊謹暄涼朱子之詔童蒙也觀起之蚤晏知家之
興廢呂子之訓門人也起不待鳴雞陸務觀示兒之詩
也雞鳴率家人同起不可早晏無常葉少蘊與子之書
也雞鳴而起決擇於善利之間爲舜而已矣

漢儒明哲保身

後漢書盧植傳董卓至陵虐朝廷乃大會百官於朝堂
議欲廢立羣僚無敢言植獨抗議不同卓怒罷會將誅
植植曰老病求歸懼不免禍乃詭道從轅轅出卓果使
人追之到懷不及遂隱于山谷不交人事世說新語文
學載鄭康成在馬融門下業成辭歸旣而融有禮樂皆

東之歎恐元擅名而心忌焉元亦疑有追乃坐橋下在水上據屐融果轉式逐之告左右曰元在上下水上而據木此必死矣遂罷追元竟以得免夫董卓以刳肝斷趾之殘忍而欲快志於忠賢不足爲異季長海內大儒博通古學而亦效盜賊之爲行之於高第弟子斯可怪矣卒之卓旣授首車中母妻男女盡焉族滅融亦不保令名後之學者羞稱之或疑融事不實要非無因也嗟夫使盧鄭二子不早爲之備致宵小得遂其奸謀殊非明哲保身之義矣

雞鳴讒人也

太平御覽九百四十四引韓詩曰雞鳴讒本或作人也說誤

薛君曰蒼蠅之聲雞遠鳴蠅聲相似也據韓詩序及薛

君說知雞鳴爲刺讒詩小雅青蠅曰營營青蠅止于樊

豈弟君子無信讒言彼乃直言此爲婉諷若曰雞既鳴

則朝既盈相因之勢然也然今者匪雞鳴也乃蒼蠅聲

也可遂以爲雞鳴哉此聞其似而以爲然詩人欲其審

聽也次章言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此見其似而以爲

然詩人欲其審視也三章蟲飛薨薨言小人衆多也夢

夢亂也小人衆多則亂矣我甘與子同處此亂國哉我

且欲歸矣子庶乎無予憎而興讒矣首二章見詩人敏

心慧口譬近指遠卒章見其去就之義明而詞氣又婉而不迫太公之澤深矣

放勳乃殂落

孟子萬章上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趙注放勳堯名春秋繁露煖燠孰多篇尚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四海之內闕密八音三年說文𠂔部殂往死也从𠂔且聲虞書曰放勳乃殂落此可證尚書本作放勳釋文引馬融注以放勳爲堯名孟子滕文公上放勳曰勞之來之注放勳堯號也此古義也孔傳於篇首解放

勳爲放上世之功化其解難施於此故改經作帝以遂其背古之心而未計及尙有孟子春秋繁露說文等可覆案也過當從董子作闕說文彙部云過微止也以彙曷聲門部云闕遮櫛也从門於聲又孟子董子引書皆作三年孔傳本改年爲載欲合釋天之文顯與孟子董子相違矣

魯詩周道郁夷

詩四牡四牡駢駢周道倭遲毛詩作倭遲倭者委曲遲者遠也故毛傳曰倭遲歷遠之意韓詩作威夷威可畏也夷傷也故薛君曰威夷險也漢書地理志郁夷下引

詩周道郁夷是以郁夷爲地名倭威郁聲相近而義別
李善文選注十又二十又廿一又五十六引韓詩皆作
威夷惟十八引作倭夷然正文臨迴江之威夷仍是威
字則注作倭者順毛詩所改地理志作郁夷旣與韓毛
不同藝文志謂三家魯最爲近之則爲魯詩無疑矣顏
師古見與毛氏不同便以爲韓詩不知韓詩有文選注
薛君章句可證也不料唐人讀書已傳會若此

韓詩外傳格言

韓詩外傳云君子有主善之心而無勝人之色德足以
君天下而無驕肆之容行足以及後世而不以一言非

人之不善故曰君子盛德而卑虛己以受人旁行不流
應物而不窮雖在下位民願戴之雖欲無尊得乎哉又
子曰不學而好思雖知不廣矣學而慢其身雖學不尊
矣不以誠立雖立不久矣誠未著而好言雖言不信矣
美材也而不聞君子之道隱小物以害大物者災必及
身矣詩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官怠於有成病加於小
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察此四者慎終如始易曰
小狐汔濟濡其尾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琳嘗一日
三復斯言以自警

說文言性善

說文心部云情人之陰氣有欲者从心青聲性人之陽
氣性善者也从心生聲自孔子後言性者紛紛矣以性
爲善者獨孟子韓子而許氏亦與之同其見豈不出諸
于上哉要知說文之書非許叔重自撰乃記集三代以
來遺文故其詮解亦俱自古相傳舊義如說性字以爲
性善倘無所本安能特信孟子確然不惑學者識得此
其餘可堅信矣白虎通情性云性者陽之施情者陰之
化又引鉤命決云陽氣者仁陰氣者貪故情有利欲性
有仁也亦近理

唐儒陸孔傳

唐儒陸德明孔仲達徧通五經學者日讀其書不可不知其人今錄唐書本傳俾學者景仰焉陸元朗字德明以字行蘇州吳人善名理言受學於周宏正陳太建中後主爲太子集名儒入講承光殿德明始冠與下坐國子祭酒徐孝克敷經倚貴縱辯衆多下之獨德明申荅屢奪其說舉坐咨賞解褐始典國左常侍陳亡歸鄉閭隋煬帝擢祕書學士大業閒廣召明經士四方踵至於德明與魯達孔褒其會門下省相酬難莫能詘遷國子助教越王侗署爲司業入殿中授經王世充僭號封子元恕爲漢王以德明爲師卽其廬行束脩禮德明恥

之服已豆劑僵偃東壁下元恕入拜牀垂德明對之遺
利不復開口遂移病成臯世充平秦王辟爲文學館學
士以經授中山王承乾補太學博士高祖已釋奠召博
士徐文遠浮屠慧乘道士劉進喜各講經德明隨方立
義徧析其要帝大喜曰三人者誠辯然德明一舉輒蔽
可謂賢矣賜帛五十匹遷國子博士封吳縣男卒論撰
甚多傳于世後太宗閱其書嘉德明博辯以布帛二百
段賜其家子敦信麟德中絲左侍極檢校右相累封嘉
興縣子以老疾致仕終大司成孔穎達字仲達冀州衡
水人八歲就學誦記日千餘言闇記三禮義宗及長明

服氏春秋傳鄭氏尚書詩禮記王氏易善屬文通步歷
嘗造同郡劉焯焯名重海內初不之禮及請質所疑遂
大畏服隋大業初舉明經高第授河內郡博士煬帝召
天下儒官集東都詔國子祕書學士與論議穎達爲冠
又年最少老師宿儒恥出其下陰遣客刺之匿楊元感
家得免補太學助教隋亂避地虎牢太宗平洛授文學
館學士遷國子博士貞觀初封曲阜縣男轉給事中時
帝新卽位穎達數以忠言進帝問孔子稱以能問於不
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何謂也對曰此聖人教
人謙耳己雖能仍就不能之人以資所未能己雖多仍

就寡少之人更資其多內有道外若無中雖實容若虛
非特匹夫君德亦然故易稱蒙以養正明夷以莅衆若
其據尊極之位銜聰耀明恃才以肆則上下不通君臣
道乖自古滅亡莫不由此帝稱善除國子司業歲餘以
太子右庶子兼司業與諸儒議厯及明堂事多從其說
以論撰勞加散騎常侍爵爲子皇太子令穎達撰孝經
章句因文以盡箴諷帝知數爭太子失賜黃金一斤絹
四匹久之拜祭酒侍講東宮帝幸太學觀釋菜命穎達
講經畢上釋奠頌有詔褒美後太子稍不法穎達爭不
已乳夫人曰太子旣長不宜數面折之對曰蒙國厚恩

雖死不恨剗切愈至後致仕卒陪葬昭陵贈太常卿諡曰憲初穎達與顏師古司馬才章王恭王琰受詔撰五經義訓凡百餘篇號義贊詔改爲正義云雖包貫異家爲詳博然其中不能無謬宄博士馬嘉運駁正其失至相譏詆有詔更令裁定功未就永徽二年詔中書門下與國子三館博士宏文館學士考正之於是尙書左僕射于志寧右僕射張行成侍中高季輔就加增損書始布下穎達子志終司業志子惠元力學寡言又爲司業累擢太子諭德三世司業時人美之王恭者滑州白馬人少篤學教授鄉閭弟子數百人貞觀初召拜太學博

士講三禮別爲義證甚精博蓋文懿文達皆當時大儒
每講徧舉先儒義而必暢恭所說馬嘉運魏州繁水人
少爲沙門還治儒學長論議貞觀初累除越王東閣祭
酒退隱白鹿山諸方來受業至千人十一年召拜太學
博士宏文館學士以孔穎達正義繁釀故掎摭其疵當
世諸儒服其精高宗爲太子引爲崇賢館學士數與洗
馬秦暉侍講宮中終國子博士案陸氏之於元恕也服
已豆僵偃壁下遺利不復開口孔氏之事太宗也數以
忠言進事皇太子箴諫其失雖死不恨較之漢儒北海
鄭公范陽盧公何愧焉出處大節凜然不苟學者尤宜

師法不特釋文正義二書爲千古模範也後世有徇利貪榮苟免無恥者亦自命爲經生斯陸孔之罪人已

經義雜記卷第三

經六千一字
注一千廿一字

經義雜記第四

武進學生成斌琳玉林

駮牡驪牝元

爾雅釋畜駮牝驪牡釋文云孫注改上駮牝爲牡讀與郭異案鄭注夏官廋人引爾雅曰駮牡驪牝元則鄭本爾雅亦上駮牝爲牡孫與鄭合非私改也周禮釋文云牡驪絕句牝元絕句郭璞義異鄭蓋郭氏爾雅作駮牝驪牡不與鄭孫本駮牡驪牝元同故云義異鄭又釋獸麋牡麀牝麀鹿牡麀牝麀麀牡麀牝麀狼牡麀牝狼皆牡在牝上陰陽先後之義也檀弓注引爾雅曰駮牝驪

牡元此注必近人依郭氏爾雅竄改當以廋人注爲正
正義曰或爾雅釋詩云駮牝郭璞注元駒小馬稍異鄭
也據正義知禮記注本作駮牡不作駮牝矣幸有二禮
注疏及釋文尙得見鄭孫爾雅真本也

孔子字仲尼

史記孔子世家云顏氏女禱於尼邱得孔子生而首上
圩頂故因名曰邱字仲尼索隱曰圩音烏頂音鼎圩頂
言頂上竅也故孔子頂如反字反字者若屋宇之反中
低而四傍高也案說文皿部𡵓反頂受水皿从皿泥省
聲古人名字相配孔子名邱字仲尼則尼當爲𡵓爾雅

釋邱水潦所止泥邱郭注頂上汚下者亦當用說文並部字釋文云泥依字作尼又作坭考說文水部泥水出北地郁郅北蠻中从水尼聲則从水者非尸部尼從後近之从尸匕聲爾雅釋詁卽尼也書正義引孫炎注云尼者近也郭注尼者近也尸子曰悅尼而來遠則尼乃昵近字與坭亦異若作坭爲說文土部所無乃俗字劉熙釋名云水潦所止曰泥邱其止汙水留不去成泥也首句雖本爾雅然不釋坭頂受水之義而但言汙水成泥與爾雅說文異解蓋已不識此字矣

誤讀釋山文

爾雅釋山小山岌大山岨郭注岌謂高過釋文岨胡官
反一音袁卑蒼云岨大山又音恒案說文馬部馭馬行
相及也从馬从及讀若爾雅小山馭大山岨則許讀爾
雅以六字爲句郭注謂高過與許氏馬行相及訓亦合
蓋岌者及也岨者恒也以小山而及於大山爲長可知
矣恒長也釋文岨音恒者是胡官反音袁非也

禮堂謹案岨字

當以胡官反一音袁爲正音恒者非說文恒作𡗗从二
从心从舟岨字說文所無篆書當从𡗗从𡗗形聲各異
如岨可音恒豈恒恒等字皆可讀作恒乎蓋唐時俗書
𡗗作恒偏旁與岨相混故岨亦音恒也廣韻二十六桓
岨爾雅云小山岌大山曰岨胡官切又戶登切是陸
法言讀爾雅以六字爲句一音戶登切則失之矣
卑

蒼云岨大山則張氏讀爾雅以小山岌爲句大山岨爲

句矣又大山宮小山霍郭注宮謂圍繞之禮記曰君爲

廬宮之是也酈道元注水經廬江水曰巖上有宮殿故

基者三以次而上最上者極於山峰山下又有神廟號

曰宮亭廟胡彭湖亦有宮亭之稱焉余案爾雅云大山

曰宮宮之爲名蓋起於此不必一由三宮也是酈氏讀

爾雅以大山宮爲句小山霍爲句矣卷末禹貢山水澤地所在霍山下引

爾雅云大山宮小山霍似不誤又小山別大山鮮郭注不相連釋文鮮

息淺反李云大山少故曰鮮或作嶰又音仙詩皇矣度

其鮮原傳小山別大山曰鮮正義引孫炎曰別不相連

也公劉陟則在嶰傳嶰小山別於大山也蓋毛意鮮嶰

為一字故皇矣同爾雅作鮮公劉作嶽

呂氏春秋及周禮注獻羔開冰

禮記月令作鮮羔開冰鄭康成以為聲之誤

正義引釋山重獻陳及西京賦

陵重獻釋之謂與皇矣小山曰鮮義別此過為區別失

毛旨矣李善注吳都賦嶰澗闌下引爾雅曰小山別大

山曰嶰古買切又注長笛賦嶰壑澮峴下引爾雅曰小

山別大山曰嶰解與鮮古書往往互異案孫郭皆云不

相連似作嶰為是陸云或作嶰嶰蓋嶰之譌李云大山

少故曰鮮是以小山別為句大山鮮為句矣其訓鮮為

少則經必作鮮蓋所傳本異也郭氏以毛公許君孫氏

讀為據而不從李巡張揖鄭元等其識較他差勝矣

荷芙蕖葉

釋草荷芙蕖其莖茄其葉蓮其本萼其華菡萏其實蓮其根藕釋文其葉蓮字或作葭音遐又音加衆家並無此句唯郭有然郭本中或復脫此一句亦並闕讀案說文艸部菡萏蘭也菡萏蘭芙蓉華未發爲菡萏已發爲芙蓉蓮芙蕖之實也茄芙蕖莖荷芙蕖葉萼芙蕖本蒲芙蕖根據說文亦無其葉蓮句荷字注云芙蕖葉則其葉卽名荷已見首句詩澤陂有蒲與荷傳荷芙蕖也正義曰荷之爲葉極美好孔氏以荷爲芙蕖之葉與說文同

初學記廿七寶器部引作其葉荷雖亦妄增較之蓮字尙爲近是

是可知衆家本皆

無此句郭注本亦無矣詩正義引爾雅與今本同有非古義也高誘注淮南子說山云荷夫渠也其莖曰茄其本曰密其根曰藕其花曰夫容其秀曰菡萏其實曰蓮亦無其葉蓮句又詩正義曰李巡曰皆分別蓮莖葉華實之名菡萏蓮華也的蓮實也薏中心也郭璞曰密莖下白藕在泥中者今江東人呼荷華爲芙蓉北方人便以藕爲荷亦以蓮爲荷蜀人以藕爲茄或用其母爲華名或用根子爲母葉號此皆名相錯習俗傳誤失其正體者也案李注又見山有扶蘇正義或疑據云皆分別蓮莖葉華實之名則李本亦有其葉句不知李所云葉

卽說文所謂荷爲芙蕖葉也詩正義所引郭注今本皆
闕邢氏襲此以作爾雅正義此注具見疏中則郭注之
脫落在作疏前矣然邢氏不爲補錄何邪

均菱菱根

釋草均菱郭注今江東呼藕紹緒如指空中可啖者爲

菱菱疑衍一菱字卽此類又菱根郭注別二名俗呼垂根爲

菱考說文艸部菱艸根也均菱也菱根也菱艸根也廣

雅釋草杜藪菱菱株根也案爾雅有菱無菱說文有菱

無菱案說文別有菱字解云乾芻合之二雅無訓根之菱耳然則菱卽菱之異文

其義同爲根也廣雅無均菱卽菱字說文每字皆訓爲

小中
根廣雅總釋爲根則爾雅芡芡根者別四名也不當
分爲二郭氏誤也

攬橐含華琴也

釋草攬橐含郭注未詳又華琴也郭注今江東呼華爲
琴案郭氏分此爲二節以攬橐含爲未詳蓋疑是草名
耳琳以此當六字爲一節猶上之蒹葭華榮與芡
菱根也攬疑當讀爲葩說文艸部葩華也从艸化聲又
東部藁藁也从藁省石聲蓋言華之裹藁未開也又弓
嘯也艸木之華未發函然象形讀若含始知爾雅含本
作弓象華之弓而未放以弓與含聲同故讀若含而義

則不同後人習用同聲者非正字也說文口部含聲也兼口有所衛也
又萼榮也从艸从萼又萼艸木萼也从艸从聲萼萼或
从艸从夸學者能以說文之書校六經之字則無不通
卽微文奧義鮮不達矣

易逸象注

宋朱震子發撰周易集傳十一卷

今本題爲漢上易傳

其說卦傳

有曰秦漢之際易亡說卦孝宣帝時河內女子發屋得
說卦古文至後漢荀爽集解又得八卦逸象三十有一
集解坎爲狐子夏傳曰坎稱小狐孟喜曰坎穴也狐穴
居王肅曰坎爲水爲險爲隱伏物之在險穴居隱伏往

來水間者狐也子夏時坎爲狐孟喜王肅止隨傳解釋
不見全書蓋秦漢之際亡之矣案荀爽九家逸象具陸
氏釋文坎後有八六爲狐兌後有二一爲常陸氏引舊
注云常西方神也餘不詳唐李氏集解於未濟小狐汔
濟引虞翻曰艮爲小狐又曰艮爲尾狐獸之長尾者也
引干寶曰坎爲狐又曰狐野獸之妖者而無子夏孟喜
王肅之言據朱氏此條則宋時猶存古義也然九家中
有馬鄭虞翻無子夏孟喜王肅

民生幾何

左傳襄卅一年孝伯曰人生幾何誰能無偷朝不及夕

將安用樹五行志中上作民生幾何又無作毋安作焉
皆古通釋文云民生幾何本或作民生無幾何案陸本
與漢志正同當從之本或作無幾何無衍文也今注疏
本釋文作人生幾何當是後人私改

遠績功

左傳昭元年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於潁館於雒汭劉
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
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
庇民乎釋文云亦遠績功本或作亦遠績禹功據此知
本作亦遠績功禹爲衍文遠績功與大庇民相對爾雅

釋詰績功也又績成也此績字當訓成正義云績亦功也重其言耳非是遠績功猶云成遠功也故下趙孟辭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言不能成遠功也杜云勸趙孟使纂禹功者因上文欺禹功此又云子盍亦遠績功正文雖不云禹明是使纂禹功無識者或援注以增禹字然正文如有禹字杜可無庸注矣或據漢志有禹以證此亦當同不知漢志云周使劉定公勞晉趙孟因曰子弁冕已臨諸侯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無上又美哉禹功云云而特言遠績功則文意不明故以義增禹此仍當以本書爲主

注疏本改釋文云亦遠績禹功本或作亦遠績功誤甚

王僚季子庶兄

左傳昭廿七年吳公子光告鱣設諸曰我王嗣也杜注
光吳王諸樊子也故曰我王嗣正義引服虔云夷昧生
光而廢之僚者夷昧之庶兄夷昧卒僚代立故光曰我
王嗣也案史記吳太伯世家吳越春秋王僚使公子光
傳何注公羊襄廿九年傳皆以光爲諸樊子此杜所據
也春秋正義及史記集解索隱並引世本云夷昧生光
此服所據也春秋正義又曰班固云司馬遷采世本爲
史記而今之世本與遷言不同世本多誤不足依憑故
杜以史記爲正言王嗣者言已是世適之長孫也考諸

樊兄弟四人最後王者夷昧則光云我王嗣似當爲夷
昧子然史記云光父先立公羊傳云從先君之命則國
宜之季子不從先君之命則我宜立則爲王嗣者又宜
是諸樊之子史記以餘昧之子爲僚服虔以僚爲夷昧
之庶兄或據史記譏服氏亂父子兄弟之序然考公羊
傳云謁也餘祭也夷昧也與季子同母者四後云僚者
長庶也卽之然則謁等四人爲同嫡母所生僚年長於
四人但庶妾所生耳與服義正合

環案公羊所云長庶
言僚爲夷昧長子以

諸樊兄弟四人之子論之特庶子中
之長焉者耳非如光之爲王嫡嗣也故何注云緣兄弟
相繼而卽位所以不書僚篡者緣季子之心惡以己之

是揚兄之非故爲之諱是何氏亦以僚爲季子兄也又
季子曰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則季子
口中明言僚爲兄矣故何注云兄弟相殺者謂闔閭爲
季子殺僚是也案以光而弑僚是子殺父矣今季子爲
僚報讎而殺光是父又殺子也故云父子相殺服氏旣
依世本又據公羊不得以爲非也

夫讀如扶

禮記曲禮下諸侯曰夫人注夫之言扶案釋名釋親屬
諸侯之妃曰夫人夫扶也扶助其君也獨斷上諸侯之
妃曰夫人夫之言扶也白虎通爵篇大夫之爲言大扶

小多

禮

進人者也故傳曰進賢達能謂之大夫也

禮記王制正義引作大夫

者達人謂扶達於人

又三綱六紀云夫婦者何謂也夫者扶也以

道扶接也

嫁娶作夫者扶也扶以人道者也

又嫁娶云國君之妻稱曰

夫人何明當扶進夫人謂非妾也高注淮南子亦以夫

為扶

禮堂謹案大戴禮記本命云丈夫丈夫者長也夫者扶也又廣雅釋親夫扶也

意林載鳳

俗通云夫者膚也言其智膚敏宏教也故曰丈夫今人

讀夫若膚同此然古膚與扶亦聲相近故膚寸而合或

作扶寸而合

禮堂謹案公羊傳僖卅一年膚寸而合廣韻十虞扶公羊傳云扶寸而合注云側手

目扶案指曰寸今公羊傳注皆作膚

畏死

白虎通喪服云有不弔三爲人臣子常懷恐懼深思遠慮志在全身今乃畏厭溺死用爲不義故不弔也檀弓曰不弔三畏厭溺也畏者兵死也禮曾子記曰大辱加於身支體毀傷卽君不臣士不交祭不得爲昭穆之尸食不得饗昭穆之牲死不得葬昭穆之域也鄭注禮記檀弓死而不弔者三謂輕身忘孝也畏人或時以非罪攻已不能有以說之死之者孔子畏於匡又杜氏通典八十三凶禮引盧植曰畏者兵死所殺也王肅曰犯法獄死謂之畏案盧子幹之義正根據班氏兵死之說鄭氏謂非罪攻已而死與班盧義同又引孔子畏於匡以

證經之畏字不謂孔子猝遇匡人之難為輕身忘孝也
若如所難則肅謂犯法獄死謂之畏夫不有非其罪而
在縲紲之中者乎欲異於鄭實乖舊義矣

通典引王肅
聖證論難鄭

乘我乘驕

詩株林乘我乘駒傳大夫乘駒箋云馬六尺以下曰駒
釋文乘驕音駒沈云或作駒字是後人改之皇皇者華

篇內同又皇皇者華我馬維駒釋文維駒音俱本亦作

驕據株林釋文引沈重說

釋文序錄吳興沈重
撰詩音義陸每引之

知株林

皇皇者華並作驕其作駒者出後人所改

疑是不知古
音者謂駒與

株林韻
改之

正義並作駒誤矣陸氏於株林從沈作驕於皇

皇者華所見本亦作驕而反定從駒何遊移無定也案
說文馬部云馬高六尺爲驕从馬喬聲詩曰我馬維驕
一曰野馬則沈說當矣鄭箋與說文合尤可爲本作驕
之證鋪堂謹案公羊傳隱元年注云天子馬曰龍高七
尺以上諸侯曰馬高六尺以上卿大夫士曰駒高
五尺以上與說文及毛鄭略同當出古傳記駒必
驕之譌徐疏引詩皎皎白駒則唐時本已誤矣又說
文馬二歲曰駒三歲曰駝則二詩作駒非也

駝駝牡馬

詩駒駒牡馬釋文駒古熒反說文作驍又作駝同案

作又作驍說說文馬部云驍良馬也从馬堯聲駝馬盛

女作駝同肥也从馬尧聲詩曰四牡駝駝又駒牧馬苑也从馬同

聲詩曰在駟之野案毛傳駟良馬腹榦肥張也與說
文駟馬盛肥義合據釋文云駟說文作駟則說文當於
駟下引詩駟駟牡馬駟或爲重文今引四牡駟駟及引
在駟之野皆非是蓋唐人李陽冰等竄改今試辨之

大

案說文馬部引詩在駟之野則許君時毛詩是駟字故
篇名用之若論大書之本只當作同从土从馬皆經師
增益以其在遠野而加土旁以其牧馬於此而加馬旁
非有異義也詩既以駟各篇故許君兼收二文說文中
一字而兩三收者甚多非李陽冰輩所能竄入駟駟二
字說文與訓恐非重文陸德明所云又作駟者謂毛詩
別本非必毛詩在垆之野傳垆遠野也邑外曰郊郊外
謂說文也
曰野野外曰林林外曰垆說文垆部邑外謂之郊郊外
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垆象遠界也回古文曰

从口象國邑垌口或从土則說文義與毛傳同此當本諸先秦古書故無異說口字既有重文同垌安得又爲牧馬苑特造駟字與口部文乖當非原本毛詩駟馬字說文當本作駟重文駟或駟駟異字別訓駟爲牡馬後誤作牧馬而加苑字并改引詩以實之誤遂不可解矣宋王伯厚詩考以說文駟字下引詩四牡駟駟遂并此四牡駟駟皆作烝民四牡彭彭之異文誤也玉篇驍古么切勇急捷也良馬也又駟古熒切馬肥壯盛兒駟同上又牧馬苑也駟百庚步庚二切駟駟馬行兒今作彭可證駟同文駟卽彭字之異與駟不同驍與駟異字

異訓詩釋文謂駟又作驍者誤

若可弔也

左傳昭八年叔弓如晉賀虢祁也游吉相鄒伯以如晉亦賀虢祁也史趙見子大叔曰甚哉其相蒙也可弔也而又賀之子大叔曰若何弔也其非唯我賀將天下實賀釋文若何弔也本或作若可弔也案作若何弔也語甚模糊疑作可字是其讀當若可弔也句其非唯我句賀讀將天下實賀句史趙言可弔故子大叔言若可弔則非特我弔若可賀則天下皆賀明已亦隨衆而已非有異於人也

嬰母能言

禮記曲禮鸛鵒能言不離飛鳥釋文嬰本或作鸛厄刺反母本或作鵒同音武諸葛恪茂后反案說文鳥部鸛鸛鵒能言鳥也从鳥嬰聲鸛鸛鵒也从鳥母聲然則鸛鵒字本作鸛鵒古又省作嬰母鵒从母不从母諸葛恪茂后反則讀若每母與每同聲禮記當從諸葛音說文當爲母聲陸德明音武徐鉉載唐韻文甫切是以爲从母聲矣此蓋因作鵒致誤鵒俗字說文所無

不同杔

曲禮男女不雜坐不同杔柳釋文同杔羊支反衣架也

柳本又作架徐音稼古本無此字案注云櫨可以柳衣者然則經無柳字矣今內則亦有柳字疑誤衍鄭箋鵲巢云鵲之作巢冬至架之至春乃成記注柳字與詩箋意同並是運動之言非實指器物之名也釋器竿謂之施亦單稱施郭注云衣架與鄭合據徐音知此字晉以來已衍古本無此字陸當據徐語云然耳說文有櫨無櫨當從釋文作櫨徐鉉新附云櫨衣架也从木施聲不知古本借作櫨也內則釋文同櫨本又作櫨

漢以爲池

左傳僖四年楚屈完曰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

釋文作漢以爲池云本或作漢水以爲池水衍字案杜注云方城山在南陽葉縣南漢水出武都至江夏南入江則方城者山名漢者水名傳文漢不云水猶方城不言山也

孟兮

左傳僖卅二年秦穆公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釋文孟子本或作孟兮案杜注孟明百里孟明視正義曰世族譜以百里孟明視爲百里奚之子則姓百里名視字孟明也然則孟明已爲百里視之字蹇叔老臣何

爲稱百里之子孟子乎呼曰孟兮蓋痛傷之詞與上蹇叔哭之文正合陸孔俱定從子字唐石經今作孟子細驗其剗改之跡原是兮字

王充性書

後漢書王充傳充年漸七十志力衰耗乃造性書十六篇裁節嗜慾頤神自守案充所著論衡八十五篇今本無缺而性書失傳隋唐志亦無著錄論衡末有自紀云章和二年罷州家居年漸七十作養性之書十六篇養氣自守適食則酒閉明塞聰愛精自保適輔服藥引導以上疑用十庶冀性命可延斯須不老既晚無還垂書六篇之目

示後惟人性命長短有期人亦蟲物生死一時年祇但
記孰使留之猶入黃泉消爲土灰上自黃唐下臻秦漢
而來折衷以聖道析理於通材如衡之平如鑑之開幼
老生死古今罔不詳該命以不延吁歎悲哉讀此可想
見其書之彷彿

大室屋壞

春秋文十三年大室屋壞杜注大廟之室正義曰左氏
先師及賈服等皆以爲大廟之室也公羊經作世室傳
曰久不脩也何注簡忽久不以時脩治至令壞敗故譏
之言屋者重宗廟詳錄之穀梁傳譏不脩也爲社稷之

主而先君之廟壞極稱之志不敬也又五行志中上先是冬釐公薨十六月迺作主後六月又吉禘於大廟而致釐公春秋譏之經曰大事於大廟躋釐公左氏說曰大廟周公之廟饗有禮義者也祀國之大事也惡其亂國之大事於大廟故言大事也躋登也登釐公於愍公上逆祀也釐雖愍之庶兄嘗爲愍臣臣子一例不得在愍上又未三年而吉禘前後亂賢父聖祖之大禮內爲貌不恭而狂外爲言不從而僭故是歲自十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後年若是者三而大室屋壞矣前堂曰大廟中央曰大室屋其上重屋尊高者也象魯自是陵夷

將墮周公之祀也穀梁公羊經曰世室魯公伯禽之廟也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大事者祫祭也躋釐公者先禰後祖也案漢志所載左氏說乃西漢儒解左傳之文足以補正杜注彼云惡其亂國之大事於大廟故言大事則書大事者因以見譏今杜云大事禘也似爲禘之常稱矣志云穀梁公羊經曰世室案穀梁同左氏作太室傳曰太室猶世室也足以明之或劉子政所據穀梁經作世室與范本不同又謂先禰後祖者左氏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杜注臣繼君猶子繼父是也

經義雜記卷第四

卷

經五千五百六十六字
注七百二字

經義雜記第五

武進學生臧琳玉林

君子以經綸

易屯象雲雷屯君子以經綸王弼注君子經綸之時正義曰經謂經緯綸謂綱綸姚信云綸謂緯也以織綜經緯此君子之事非其義也劉表鄭元以綸爲淪字非王本意案釋文作經論音倫鄭如字謂論撰書禮樂施政事黃穎云經論匡濟也本亦作綸又李氏集解引荀爽曰屯難之代萬事失正經者常也論者理也君子以經論不失常道也是漢荀慈明鄭康成並作經論

荀鄭皆傳費氏

易費氏經劉表黃穎亦同正義論爲論字之譌孔氏引
與古文同姚信訓綸爲緯是姚本與王輔嗣同作經綸矣

父母唯其疾之憂

論語爲政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集解馬
融曰言孝子不妄爲非唯有疾病然後使父母之憂耳
案論衡問孔云武伯善憂父母故曰唯其疾之憂又准
南子說林憂父之疾者子治之者醫高注云論語曰父
母唯其疾之憂故曰憂之者子則王充高誘皆以爲人
子憂父母之疾爲孝與馬說不同朱子集注云言父母
愛子之心無所不至唯恐其有疾病常以爲憂也舊說

人子能使父母不以其陷於不義爲憂而獨以其疾爲憂乃可謂孝亦通案如馬義則夫子所告武伯者止是餘論其正意反在言外聖人之告人未有隱約其詞若此者集注所引舊說卽本集解朱子守身之說雖善然舍人子事親之道而言父母愛子之心似亦離其本根也惟王高二氏說文順義洽蓋人子事親萬事皆可無慮唯父母有疾獨爲憂之所不容已伯兄玉呈疑父母字其字意複琳以父母字當略讀則得之

終朝三沓之

易訟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王弼注以訟受錫

榮何可保故終朝之間褫帶者三也正義曰一朝之間
三被褫脫釋文褫徐救紙反又直是反本又作褫音同
王肅云解也鄭本作拈徒可反案說文衣部褫奪衣也
从衣虎聲讀若池此二王所本作褫者譌體也李氏集
解載侯果說亦云褫解也據鄭本作拈知古文易作拈
矣古褫拈聲相近說文手部拈曳也論語鄉黨加朝服
拖紳拖卽拈之俗馬融注易以繫帶爲大帶包咸注論
語以紳爲大帶是於大帶直言拈而非褫奪之義也宋
項安世周易玩辭引鄭注云三拈三加之也王肅作褫
而以爲解此與鄭立異耳

師貞丈人吉

易師貞丈人吉无咎王弼注丈人嚴莊之稱有軍正者

今注疏本脫此四字

也崔憬曰子夏傳作大人並王者之師也李

鼎祚曰彖云師衆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故老子

曰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由是觀之則知夫爲王

者必大人也豈以丈人而爲王哉故乾文言曰夫大人

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

時天且不違而況於人乎況於行師乎以斯而論子夏

傳作大人是也今王氏曲解大人爲丈人臆云嚴莊之

稱學不師古匪說攸聞既誤違於經旨輒改正作大人

明矣案釋文貞丈人鄭云能以法度長於人又周禮夏官序官疏引鄭易云丈之言長也以法度爲人之長然則古文易本作丈人非王氏曲解李氏從子夏傳作大人與鄭本義得兩通此注尙未誤違經旨不得輒改作大人也

泰象无往不復

泰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釋文作象曰无平不陂云一本作无往不復

鐫堂謹案七經孟子

考文載古本易象曰无往不復上有无平不陂句

李氏集解作无平不陂載宋

衷注云位在乾極應在坤極天地之際也地平極則險

陂天行極則還復故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復也似漢易本有二句然王弼注云天地將各分復之際正義曰天地際者釋无往不復之義是王輔嗣本原止无往不復一句蓋孔子錯舉其辭不得據經妄增也

公用亨于天子

大有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勿克王弼注履得其位與五同功威權之盛莫此過焉公用斯位乃得通乎天子之道宋程子頤蘇氏軾二傳皆以亨爲通惟朱子本義云亨春秋傳作享謂朝獻也古者亨通之享享獻之享烹飪之享皆作亨字九三居下之上公侯之象剛而

得正上有六五之君虛中下賢故爲享于天子之象又語錄云亨享二字據說文本是一字故易中多互用如王用亨于岐山亦當爲享如王用亨于帝之云也字畫音韻是經中淺事故先儒得其大者多不留意然不知此等處不理會却枉費了無限辭說牽補而卒不得其大義亦甚害事也琳案釋文用亨許庚反通也下同衆家並香兩反京云獻也干云享宴也姚云享祀也又集解載虞翻注云天子謂五三公位也小人謂四二變得位體鼎象故公用亨于天子四折鼎足覆公餗故小人不克也然則京房虞翻姚信干寶衆家並作享字本義

以春秋傳爲據最是而漢易本經尤足爲證又案說文
言獻也从高省曰象進孰物形唐韻許兩切又普庚切
又許庚切朱子謂亨亨說文本一字是也又謂字畫音
韻不理會却枉費了無限辭說牽補而卒不得其大義
亦甚害事尤爲名言朱子真通儒也故欲治經必先自
小學始

隋大儒王通考

近世講考訂之學者以文中子爲僞書又旁稽遠證謂
并無其人因隋唐史不爲著傳且稱述之者鮮也案唐
書文藝列傳上王勃傳云勃尤喜著書初祖通隋末居

白牛溪教授門人甚衆嘗起漢魏盡晉作書百二十篇以續古尚書後亡其序有錄無書者十篇勃補完缺逸定著二十五篇又隱逸列傳王績傳云績字無功絳州龍門人性簡放不喜拜揖兄通隋末大儒也聚徒河汾閒倣古作六經又爲中說以擬論語不爲諸儒稱道故書不顯惟中說獨傳通知績誕縱不嬰以家事然則或疑無其人并無其書全出後人僞作者非也徒以唐人尚浮華不爲諸儒稱道故隋唐閒學未顯耳程子所謂隱德君子是也然唐書王勃王績兩傳已大足爲據

案唐李習之集有讀文中子皮襲之司空表聖皆有文中子碑敘述頗詳皮稱通生於陳隋間則尚較魏徵李

靖諸人爲長可無項業之疑矣韓退之文公推尊荀揚而不一及仲淹

其送王含秀才序有云若顏氏子操瓢與簞曾參歌聲若出金石彼得聖人而師之汲汲每若不可及其於外也固不服尙何邈襲之託而昏冥之逃邪吾又以悲醉鄉之徒不遇也績卽仲淹之弟不可謂之不遇但績習誕縱不化於兄耳績傳又云杜之松故人也爲刺史請績講禮答曰吾不能揖讓邦君門談糟粕棄醇醪也觀此知績自難化不得以績而咎仲淹退之豈以斯輕之歟

駭牝驪牝

鄭康成孫叔然爾雅本作駮牡驪牡元余既有說矣今

玩郭注陸氏釋文及禮記正義知郭本爾雅作駮牡驪

牝郭堂謹案宋本繫雪應書院單駮古讀若驪爾雅以驪

牝釋詩駮牝故郭注曰詩云駮牝三千馬七尺以上為

駮見周禮解駮牝不更釋驪牝矣若如今本則以駮馬

為牝驪馬為牝郭注安得詳駮而不及驪乎檀弓正義

曰爾雅釋詩云駮牝此正據郭本也更可證者釋文大

書駮牝云頻忍反下同陸所云下同即指下驪牝之牝

若是注中牝字陸當言注同矣又釋文大書驪牝今妄改牝

云孫注改上駮牝為牝讀與郭異亦因本作驪牝故陸

言上駮牝別之若下是牡字則直云改牝爲牡矣且孫本作駮牡駮牝元故陸云孫改上駮牝爲牡明下駮牝爲孫郭同也

孔舒元公羊傳

杜元凱春秋左氏傳序云春秋之作左傳及穀梁無明文正義曰據杜云左傳及穀梁無明文則指公羊有其顯說今驗何注公羊亦無作春秋事案孔舒元公羊傳本云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何以書記異也以上何今麟非常之獸其爲非常之獸奈何本無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二句何然則孰爲而至爲孔子之作春

秋二句何本無

是有成文也左傳及穀梁則無明文案孔舒

元未詳何時人儒林傳及六藝論

見公羊序疏

皆無之隋志

有春秋公羊傳十四卷孔衍集解未知是否

禮堂謹案釋文序錄

公羊穀梁俱有孔衍集解十四卷字舒元魯人東晉廣陵相

杜氏作序既所據用則

為古本可知矣

春秋名季子辨

嘗讀宋儒胡安國春秋傳至襄廿九年吳子使札來聘

未嘗不歎胡氏之說經為謬也案杜注左氏云不稱公

子其禮未同於上國正義引釋例曰吳晚通上國故其

君臣朝會不同於例亦猶楚之初始也又公羊傳春秋

賢者不名此何以名許夷狄者不壹而足也季子者所
賢也曷爲不足乎季子許人臣者必使臣許人子者必
使子也何注云緣臣子尊榮莫不欲與君父共之字季
子則遠其君夷狄常例離君父辭故不足以隆父子之
親厚君臣之義穀梁傳其名成尊於上也范注云札名
者成吳之尊稱直稱吳則不得有大夫是三傳皆無稱
名爲貶之說唐獨孤及曰以季子之閎達博物慕義無
窮而使當壽夢之眷命接餘昧之絕統必能光啟周道
以霸荆蠻則大業用康多難不作闔閭安得謀諸窟室
專諸何所施其匕首乃全身不顧其業專讓不奪其志

所去者忠所存者節善自牧矣謂先君何吳之覆亡君實階禍獨孤氏之言本非知季子者然尙未傳會聖人之經胡氏之論豈因此加刻歟惟明王氏世貞有言曰彼見乎吳之俗很戾而好戰曰尋楚之干戈而僚以貪愎躁勇之性光以狡悍忍詬之資左右焉其人目睨而齒擊蓋未嘗一日而忘乎王位也札欲以禮息闕而不能以義割恩而不忍其身之不恤而何有於國故熟計而舍之非得已也札聽樂而辨六國之興衰獨不知吳之將亡而嘿無一救乎彼不欲以其身殉鳴夷也可謂燭照當日之情勢矣嗟乎季子何人者卽以其聘於列

國視之見叔孫穆子而慮其不得死說晏平仲而告也
以免難之法與子產交而憂鄭之將敗聞孫文子之鍾
爲之懼禍而不敢止說叔向而恐其好直以離難是其
於萍踪逢合之人尙爲之深思遠慮惓惓不忘如是而
況於宗社乎是故吳之興亡季子必籌之熟慮之深矣
特時勢流轉有非人力所能挽者與其以身徇之躬受
篡弑之禍而不能有所濟孰若見幾而去全身潔已之
爲愈哉闢閭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曰爾殺
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爲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爾
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季子之志至是而始曰

然當其初讓之時已見之明決矣非固讓以全小節而罔念國家之大禍也唐肅定云易曰知幾其神季子之見可謂知幾矣季子之明可謂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矣嗚呼其知季子者哉

白虎通詩考

班氏白虎通說詩與毛氏多有不同蓋皆魯說也今輯以俟考爵篇云世子上受爵命衣士服何謙不敢自專也故詩曰韎韐有奭謂世子始行也號篇云命此文王于周于京此言文王三正篇有此三字據補改號爲周易邑爲京也禮樂云詩傳曰大夫士琴瑟御又傳曰天子食日舉

樂誅伐云詩云毋封靡于爾邦惟王其崇之此言追誅
大罪也或盜天子土地自立爲諸侯絕之而已諫諍云
詩云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此妻諫
夫之詩也辟雍云詩云思樂泮水薄采其芳詩訓曰水
圓如璧諸侯曰泮宮者半於天子宮也王者不臣云詩
云有客有客亦白其馬謂微子朝周也又見三瑞贊云
正篇周頌曰烈文辟公錫茲祉福言武王伐紂定天下諸侯
來會聚於京師受法度也三正云詩曰厥作裸將常服
黼諱言微子服殷之冠助祭於周也姓名云韓詩內傳
曰太子生以桑弧蓬矢六射上下四方明當有事天地

四方也詩傳曰伯邑考武王發周公旦管叔鮮蔡叔有

度曹叔鐸成叔處霍以武康叔封南季載

盧子幹逸文

初學記十引盧植奏事曰后妃者所以郊天祀地祇奉
視宗外以肅恭明神內以帥正九嬪理陰陽者猶天之
有地陽之有陰又引曰三后無子擇立長親年均以德
德均決之以卜筮所以承先祖也北堂書鈔九十九引
周植酈文周誄云自亂未成童著書十餘相文體思與
爛有文章歲纓百家云云太平御覽八百廿四引盧植
與張然明書曰臨江而釣終日不獲一魚魚之不食其

何也是以君子慎其舉文選赭白馬賦注引盧植集曰
詔給濯龍廐馬三百匹後漢書本傳稱有碑誌表記六
篇今不傳先賢遺逸之文雖零章碎句猶斷圭殘璧尙
可寶也

許男業

春秋文五年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左氏公穀經並同
公羊解云許男業卒正本作辛字案辛字誤當作業說
文業叢生艸也象業獄相並出也凡業之屬皆从業讀
若況業大版也从業从巾巾象版詩曰巨業維樅蓋許
男本名業因此字經傳少見學者罕識故或誤爲業或

誤爲辛也

室如縣磬

左傳僖廿六年齊侯曰室如縣磬野無青草何恃而不
恐杜注如而也時夏四月今之二月野物未成故言居
室而資糧縣盡在野則無蔬食之物所以當恐正義曰
服虔云言室屋皆發撤椽椽在如縣磬孔晁曰縣磬但
有桷無覆蓋杜以下云野無青草言在野無青草可食
明此在室無資糧可噉故改如爲而言居室而資糧縣
盡劉炫云如磬在縣下無粟帛炫乃以服義規杜非也
案說文缶部磬器中空也从缶殸聲詩云規之磬矣石

部磬樂石也从石設象縣虛之形依杜說縣字費解蓋磬磬字別而聲相近故互誤如禮記樂記石聲磬注云磬當爲磬字之誤也此磬又爲磬之譌孔晁注國語亦從服義杜氏改如爲而又以磬爲磬此好異於先儒耳劉光伯規之當也

穀梁經召伯

春秋文五年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王使召伯來會葬左氏公羊同杜注召伯天子卿也召采地伯爵也釋文召伯上照反穀梁經作毛伯釋曰左氏公羊及徐邈本並云召伯此本作毛伯疑誤也據此知徐仙民所注

穀梁亦同二傳作召伯今本誤也元年天王使毛伯來
錫公命范注毛采邑伯字也天子上大夫於此無注則
范注本作毛伯又元年天王使叔服來會葬疏引此亦
作毛伯

碩人碩碩

玉篇頁部頤渠衣切詩云碩人碩碩傳具長貌又頤頤
然佳也案今詩作碩人其頤傳頤長貌箋云言莊姜儀
表長麗俊好頤自然又下章碩人敖敖箋云敖敖猶頤
頤也據鄭箋知詩頤字本重文六朝時猶未誤故頤野
王據之正義曰下箋云敖敖猶頤頤也與此相類故亦

爲長貌以類宜重言故箋云頎頎然長也據此知唐初孔所見本已作其頎矣

孝經閨門章

宋本古文孝經有閨門章在子曰君子之事親孝章後其文云子曰閨門之內具禮矣乎嚴父嚴兄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也共二十四字元氏正義載司馬貞議曰近儒欲崇古學僞作閨門一章劉炫詭隨妄稱其善且閨門之義近俗之語必非宜尼正說案其文云閨門之內具禮矣嚴親嚴兄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也是比妻子於徒役文句凡鄙不合經典案古文雖出劉光伯或

恐以私意竄改但閨門一章文簡意足理致精嚴似非
後儒所能僞作不當以文句疑之蓋閨門之內人君燕
寢之地也人君於大廷之上百官執事前後左右罔非
正人卽欲不具禮而不可卽退朝之後與父兄相處爲
教素所嚴敬者雖欲不具禮而亦不能惟閨門之內所
對者妻子耳所侍者臣妾耳人君而與妻子臣妾相處
燕昵之私情欲之感自有所不容已則起居之際必有
不能具禮而或至於失禮者能若嚴父嚴兄在前則閨
門之內一如大廷自不敢不具禮矣蓋治家者不敢失
於臣妾而況於妻子乎故得人之權心以事其親而自

一家視之爲妻子臣妾自天下視之爲百姓徒役故云
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也欲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
王必不敢遺於天下之百姓徒役欲得一家之懽心以
事其親必不敢侮於閭門內之妻子臣妾此先王之孝
也此聖人之誠也司馬氏以爲凡鄙誤矣

李古理字

左傳僖三十年行李之往來其其乏困杜注行李使人
正義曰襄八年傳云一介行李杜云行李行人也昭十
三年傳云行理之命杜云行理使人李理字異爲注則
同都不解理字周語行理以節逆之賈逵云理吏也小

行人也孔晁法國語其本亦作李字注云行李行人之
官也然則兩字通用本多作理順之爲吏故爲行人使
人也又漢書胡建傳黃帝李法曰蘇林曰獄官名也天
文志左角李右角將師古曰李者法官之號也總主征
伐刑戮之事也故稱其書曰李法又管子法法篇舜之
有天下也禹爲司空契爲司徒皋陶爲李房元齡注古
治獄之官李同理大匡篇國子爲李注李獄官也李理
同

公羊經舊邱

公羊文十六年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犀邱解

云盟于犀邱正本作菑邱故賈氏云

案云字今補

公羊曰菑

邱穀梁曰師邱是也據此知公羊經本作菑邱當從賈氏所見本陸氏釋文作犀邱音西穀梁音義亦云公羊作犀邱則唐以來本多不作菑字矣公羊疏唐以前人爲之所據皆晉宋古書故猶見正本與賈景伯合也

三老五更

禮記文王世子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注三老五更各一人也皆年老更事致仕者故名以三五者取象三辰五星天所因以照明天下者正義曰蔡邕以更字爲叟叟老稱又以三老爲三人五更爲五人樂記食

三老五更於大學注三老五更互言之耳皆老人更知

三德五事者也又續漢禮儀志注引蔡邕月令章句曰

五更長老之稱也三老國老也五更庶老也

月令問答曰更長老

之稱也其字與更相似書者轉誤遂以爲更

盧植禮記

注曰選三公老者爲三老卿大夫中之老者爲五更亦

參五之也又漢書禮樂志養三老五更於辟雍注李奇

曰王者父事三老兄事五更詩云三壽作朋鄧展曰漢

直曰一公爲三老用大夫爲五更每常人行禮乃置案

詩闕宮三壽作朋傳壽考也考老義同是三壽卽三老

也箋云三壽三卿也此卽盧子幹禮注意與毛傳亦合

又三老五更蔡伯喈以爲有三人五人更當作叟鄭氏
不然著案白虎通鄉射云三老者欲言其明於天地人
之道而老也五更者欲言其明於五行之道而更事也
三老五更幾人乎曰各一人何以知之旣以父事父一
而已不宜有三鄭說本此而三五義微異

經義雜記卷第五

經五千六百九十四字
注二百五十四字